

《獨一》

「波呂克斯。」安靜的空間中，他聽見有人在喊著他的名字，迴盪在偌大的空間中，他聽不出來是誰。

在他的印象中，知道他的名字的人有兩個——母親和哥哥。

很久很久以前，久到他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曾經有個人會溫柔的撫著他的臉、她會輕聲的叫著他的名字、然後她會對著他微笑，記憶中她的手有些冰涼。

他永遠都記得這個畫面，那是她第一次笑的這麼好看。

但波呂克斯已經記不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那個女人不再笑了，她總是在哭、在想著已經不知道從幾時就再也沒見過的父親。

為什麼總是要跟他們說對不起？

他不知道母親過去是怎麼樣的生活，即使在過去她曾經跟他兄弟倆說過以前的事情，但自有記憶以來都是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他怎麼也無法想像。

—

他們從小就生活在黑街，那個骯髒、無人管理的醜陋地帶，強者就是一切，弱肉強食才是現實，不管用什麼方法都行，他曾經愚蠢地認為這就是全世界了。

他沒想過為什麼他們會在這裡，他也無所謂，只要他知道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繼續苟活。

他瘦小、他自知無力與人搏鬥，所以他依附著哥哥活了下來。

那天晚上當徹底崩潰的母親想殺死哥哥，他第一次產生了殺人的念頭，他只能二擇一，留下一個便能讓他繼續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

他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哥哥——卡斯托爾。

即使最後並不是他殺了母親，但有某種感覺就這樣留在了心中成為了種子，在未來的某一天，它會發芽、它會成長、它會茁壯，然後改變所有事情，包括自己。

是什麼原因使他選擇了卡斯托爾，直到現在波呂克斯也說不清，或許有那麼一點是血緣在作怪吧。

為了繼續生存，卡斯托爾不知從哪來的管道得知這個骯髒的擂台，搏鬥直到一方倒下或死亡，這裡不適用於外頭的規則。

台上的卡斯托爾身形與對方高大的身軀比起來簡直就像是一腳就能夠踩死的螞蟻，但在那次苦戰之後，接著就是屢戰屢勝，「卡斯托爾」四個字在這個骯髒的小世界快速傳開。

就算每次都帶著不同的傷回來，用命換錢，然而哥哥卻看起來很開心。

卡斯托爾能夠在那個生死的舞台上笑著，殺人對哥哥來說算什麼？那殺人對自己來說又算什麼？

他躲在哥哥的光芒之下，卡斯托爾打出的名聲換來了他們的生活，說不上平靜，但卻是有一定程度的讓大部分人不敢靠近他們，然而過亮的光芒終究會引來麻煩，追隨者或是反抗者。

他們各懷心思，但對波呂克斯他們來說絕非什麼善事，各種好事者的惡意在深處蠢蠢欲動，他能夠想到他們在想些什麼樣的爛計畫，讓他反胃的想吐。

這些人貪婪的就只是看見了眼前的利益便張大了嘴露出了自己的獠牙與他人搶奪獵物。

然而卡斯托爾來者不拒，他從不在乎那些人，也不在乎那些獠牙，因為他更喜於把那些獠牙折斷，而他也能夠做到。

「卡斯托爾！」有個人的手從後面搭上了波呂克斯的肩膀，叫著的卻是哥哥的名字，他很確定自己並不認識對方，哥哥認識的人嗎？

他不這麼覺得。

哥哥幾乎從不跟人相處。

「昨天說的那件事考慮的怎麼樣啊？我覺得我的提議挺不錯的。」對方嬉皮笑臉的，加上本就不喜歡與人肢體接觸，讓他很是反感。

「滾。」波呂克斯毫不猶豫的把對方搭在他肩上的手剝掉。

即使他在如何依附哥哥活下來，但被當成哥哥一直讓他感到有些煩躁，那些人說的所有話，全是對著「卡斯托爾」說的。稱讚、崇拜、鼓勵，抑或是批評、謾罵、叫囂，即使是不真心又虛偽的言語，但在他們眼裡永遠都是卡斯托爾。

但他不是卡斯托爾。

他不想被當成哥哥，就只是這樣而已，所以那天之後他毅然決然的跑去染了一頭金髮來區別自己與卡斯托爾的不同，還叛逆的三天兩頭就往市區圖書館偷跑。

他知道有法治的市區最喜歡抓他們這些連身份都沒有黑街老鼠，但他無所謂，他幼稚的向自己證明他才不會被抓到。

他們真的不一樣嗎？是。那時候的他是這麼覺得的，就算他們是雙胞胎、就算他們長得一模一樣，但是波呂克斯認為他還是跟哥哥不一樣，他不曾認為自己會是打架的料，比起自不量力的上去挑戰卡斯托爾，無謂的流血受傷，年少的他更認為那樣像個蠢蛋。

為什麼？他還不知道。

他一直認為他們的生活大概就是這樣了，他們是波呂克斯與卡斯托爾。

但其他人似乎不這麼認為。

用手抹去嘴角的血跡，波呂克斯看了看四周，這裡是他熟悉的巷子，但每個能走的路線都被擋住了去路。頭有些暈眩，灰暗的角落中傳來細語，他們竊竊私語、他們小聲的嬉笑，那麼他們語言中的對象又是誰呢？

「聽說鬼一般的卡斯托爾死了，我們就想確認一下。」他認得這些人，說話的大塊頭是不斷挑戰卡斯托爾想要搶回名聲與追隨者卻屢次被打到頭破血流的傢伙，也是這人剛剛就這樣忽然揍了他一拳，要不是他早就察覺到有人跟著他，他大概已經沒辦法保持意識的站著吧。

「卡斯托爾死了」的傳言是這兩天傳開的。那天是在他溜出去城市的路上，一個從未見過的陌生少年要他最好回去收屍，即使他本就不相信任何陌生人的話，但順著第六感他還是回去了，他確實收了屍，不過收的是別人的屍。那是毫無過濾的追隨者之一，雖然已經死了，但他曾經看過這張臉，用著陰險的手法想以近距離刺殺，雖然並不完全成功，但傷卻足以致命。

都這個點了他不能讓卡斯托爾繼續出現，他拜託了哥哥休息幾天，他完全知道自己帶給哥哥的「乖弟弟形象」幾乎會讓他聽自己的。波呂克斯知道卡斯托爾有多強大，可他不能冒這個險，身體素質再強大，不好好處理傷勢血還是會流乾，要是失去了哥哥，那麼他大概也活不到太久。

但是那時的他還是太天真，好事者們傾巢而出，隨著傳言過去一天兩天，然而漩渦卻越捲越大。

「我就不相信誰有那能耐殺他，但又為什麼要躲起來？」對方的手喀喀作響，長年與人打鬥的雙手拳頭看起來比他的手不知大上多少。「還有個傳言，卡斯托爾有個兄弟。」

看著散落在地上的書本，上頭做的些許潦草簡陋的筆記被污水沾染暈開，已經看不出原樣。

「不過不要緊，要是你被我打死了，你就不是卡斯托爾，那我就繼續找！」語畢，完全不給任何解釋機會的，對方揮起了拳頭再次朝他眼前下去。

但這次沒有等到他們期待的求饒聲，而是被消去了火光與聲響的槍聲傳入他們的耳中。

「你這……」頭上直接被開了洞的大個子向前倒下，再也說不出話，不過身子被波呂克斯一腳往後用力推開，他可不想碰到別人，有點重，不過還在他能夠承受的範圍。

五彩的書上，再多染上了一層鮮紅，而這層紅再也褪不去。

死人他不是沒看過，但這是他第一次殺人，開槍的手還有些顫抖，有某種情緒在內心擴散開來，像是養分般催化了童年的那顆種子發芽，他很清楚這不是害怕，他居然還感到有些——興奮。

他再次久違的感受到了那天晚上的情緒。

他忍住沒把這感覺大笑出來，他大概，很久沒有這麼發自內心的「開心」了吧。

「啊，不好好管理果然不行呢。」誰叫哥哥不在意這些弱者呢，一沒威脅就出來搞事。

他想通了一件事。

他是討厭被當成卡斯托爾，但那又能如何呢？他們身體裡流著的是相同的血，他們骨子裡同樣都是個嗜血的怪物，他再怎麼去掩飾，卻不可能改變。

是啊，他們都是嗜血的怪物，他覺得上去搏鬥很傻、他打不過，那麼他就開槍殺死對方。

他們沒有不一樣，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他們所有的話都是對著卡斯托爾說，那就是卡斯托爾吧。

「為什麼你會有……」

「怎麼？連這個也弄不到手，你們還想跟我作對？」把那弄到的消音手槍轉在手中把玩，其實他原本想著應該是不會有機會使用到的，畢竟他只要有哥哥在，基本上他也用不到出手。

但果然，不好好處理哥哥的「人際關係」是不行的。

「說到底你們不也是怕嗎？想當老大還得要先確認前任生死，也是辛苦你們了。」波呂克斯舉起槍來隨便指了一個人，藍色的眼睛裡久違的充滿殺意，「我不知道你們兄弟的傳聞是從哪裡聽來的，但是告訴你們，很可惜的，他已經死了。」

「卡斯托爾沒有死，我就是卡斯托爾。」

不存在的是「波呂克斯」。

「那麼，你們還有什麼疑慮嗎？」

能利用的就全用上，所有東西，包括這張臉。要流血就要有回報、要得到利益就要獲得最多，他就要讓他們都看看什麼叫作計畫、什麼叫做策略。

他們只看眼前利益的爛計畫，只能腐爛在潮濕的角落。

那天的槍聲只留在了巷子裡迴盪，而消息再次傳遍黑街上下。

他把頭髮弄回原本的黑色，裝著哥哥平常的神情、穿上哥哥的衣服，一般人根本不會察覺到其中的差別。

看著櫥窗反射出來的自己，他忽然覺得十分的可笑，一切還是來到了原點。

「……老、老大？」帶路的人見「卡斯托爾」忽然不走了，裝好心的回頭詢問一下。他還是不相信這個小他一輪的青年有能耐做些什麼，他想著的是讓這人當上老大，然後稍微阿諛奉承一下，他就能夠操控著然後自己掌握大局啦！小伙子最愛聽好聽的話了不是嗎？

看著已經在表情上寫下所有計畫的人，波呂克斯只是笑笑的並沒有戳破，「沒事，走吧。」

倒影消失在鏡面上，就像那個曾經叛逆染了一頭金髮的波呂克斯，大概永遠也不會真正的出現了。